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书店

大佛頂首楞嚴經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秘密類

80

圓

香語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80

圓 香語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大佛頂首楞嚴經／圓香著。--初版。--臺北市：

佛光，1997 [民86]

面；公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80) (佛光經典叢書；1180)

ISBN 978-957-543-611-7(精裝)

[ISBN 978-957-543-612-4(平裝)]

1 祕密部

221 94

86006830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初登法律印
記顧問刷
價版證者

地電網劃撥戶址話址名處通流

發出釋總
行版譯編監
人者者輯修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一)一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一)一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〇三九)三三〇三三三十二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寶中街二七號 (〇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信路一八號 (〇〇七)五五六三五九三一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
一九九七年九月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版一刷
二〇〇〇元

(○七)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

傳真
信箱
帳號
撥號

(○丁) 大五三三五國社
fgce@ecp.fgs.org.tw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圓香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賴永海（大陸）

佛光經典叢書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精選白話版

大佛頂首楞嚴經

總序

丁生
乙午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嚐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啟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邈，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丁巳年夏
星雲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

——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

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

——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衆

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衆？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和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演培法師序	一
靈根法師序	六
聖嚴法師序	九
自序	三
開悟楞嚴	三
大佛頂首楞嚴經	一九
1卷一	一九
佛說本經因緣	一九
徵心辨妄	三三
論見顯真	四五

2卷一

論見顯真

五五

萬象皆由真心影現

五六

3卷二

萬象皆由真心影現

八六

揭示真心的實相

八九

4卷四

剖析世界成因與人生真諦

二六

捨妄趣真的先決條件

二六

5卷五

解脫的程序

二六

一十五位聖者的證道報告

一七七

6卷六

一十五位聖者的證道報告

一九五

攝心修定的清淨明誦	一一八
7卷七	一三八
攝心修定的清淨明誦	一三八
修證聖位的次第	一五二
8卷八	一五九
修證聖位的次第	一五九
衆生升沈輪替的因緣	一七三
9卷九	一七三
衆生升沉輪替的因緣	一九九
邪與正的辨識	一九九
10卷十	三〇九
邪與正的辨識	三〇九
消除五陰妄想法要	三六四
後記	三七一

序一

演培

《大佛頂首楞嚴經》，對於中國學佛者，有其特別的因緣，在還沒有傳到中國來，天台智者大師，知印度有此經，就殷切的向西遙拜，求此經能傳來中國，而且一拜即十六年，可以想見當時智者，是怎麼樣的渴慕此經，而古德的爲法精神，亦可於此得到消息。及至此經傳來中國，歷代佛教學者，不特廣爲弘揚，且因閱讀《楞嚴》，得以發明心要，其數亦不在少。同時由於筆受的房融宰相，譯筆非常流暢易讀，文字非常優美雅潔，以致我國士林學子，很多喜愛讀誦《楞嚴》，且有因讀《楞嚴》而信奉佛法者，可見本經對於中國，不論學佛或不學佛的人，確都有著很大因緣。

佛經傳譯來中國的很多，但像《楞嚴》這樣文字優美，在所譯經典中，畢竟是不多見，因而古今有很多人，認爲此經不是佛說，而是中國禪者所造，或者就是房融所造。雖則有人從各方面懷疑，甚至從經中所說提出質疑，但都沒有動搖《楞嚴》在中國佛法中的地位，亦未動搖弘揚楞嚴者對它的信念；不特如此，由於一般學佛的人，感於它的簡潔扼要，對之無不交相讚善，莫不競相講習不輟，因而此經在中國，得以

不斷的流行，受其所感化的甚衆。是以吾人對於《楞嚴》，不能因其有些說法，不同於一般的經典，就對它有所懷疑，否定它是佛所說。

《楞嚴經》在中國，爲什麼會受到學佛者的這樣尊重？首先要知到的，就是此經在大乘佛法的三大系中，是屬真常唯心論系，而中國學佛者的根器，與真常思想最爲相契，所以真常思想的佛經，在中國也就特別流行。《楞嚴經》是發揮真常思想的典型經典，如經中說：「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而此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爲諸菩薩之所體悟，亦爲諸佛之所徹證。所以諸佛說教，全依此心發明，令諸衆生修學，假定從修學中，破除無始妄惑，圓悟「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那就一切皆得究竟窮極，更沒有什麼要修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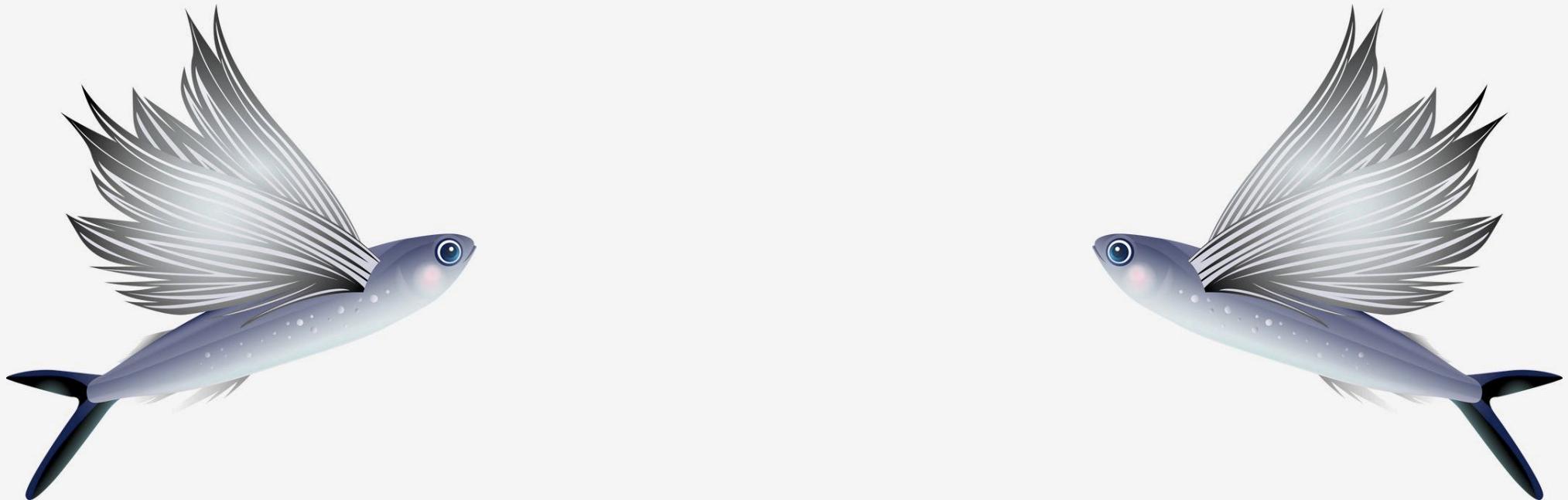
是以弘揚楞嚴的學者，經常一再的強調：修學大乘佛法，不論是修大乘因，或是求證大乘果，都要依《楞嚴》所說的楞嚴大定去修，不然的話，要想能坐道場，成妙正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其所行的菩提要道，無有超過這一法門。《楞嚴經》所開示的楞嚴大定，是諸佛的秘藏，是修行的妙門，是迷悟的根源，是真妄的大本，而其教人如何修行，乃是直指一味清淨的如來藏真心。此如來藏

真心，經中每說爲「豎窮三際，橫遍十方」。雖說聖凡一際，生佛等同，可是迷之則生死無端，悟之則輪迴頓息，是以佛法行者，不得不求悟證此心。

為什麼說楞嚴大定是這樣的重要？因佛在經中曾對阿難說：「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這是無量三昧中的三昧王。《首楞嚴三昧經》說：「菩薩行首楞嚴三昧，一切三昧皆悉隨從」，好像轉輪聖王，要到什麼地方，七寶必然隨從，所以首楞嚴三昧，特被尊爲王三昧，亦被尊爲諸佛的法印，不論什麼人得到這法印，就可在十方成無上正覺。吾佛如來佩此最上乘的法印，來到這穢惡不淨的娑婆世界，四十五年間的曲折開遮，橫說豎說的說種種法，無非提此最上乘的法印，普印一切衆生心地，令諸衆生也能得此法印，從塵劫生死中而獲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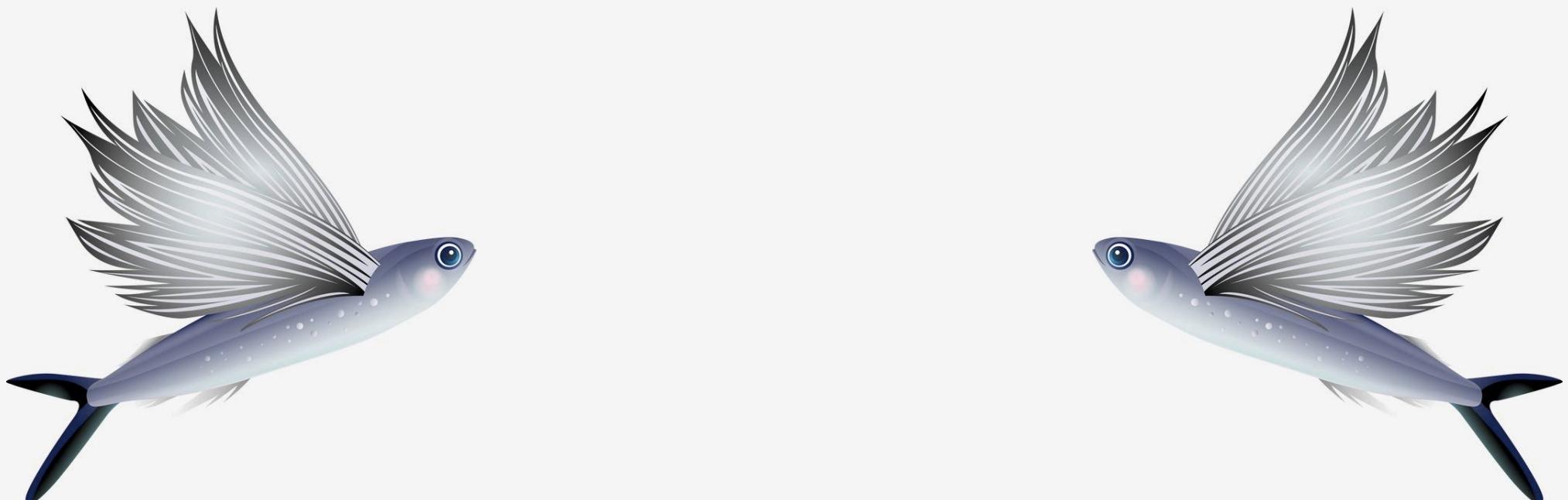
《楞嚴》一經，文雖僅十卷，實爲一大藏教的都序，有志於弘揚佛法者，不可不經常的讀此經，更不可不熟讀此經，因爲在此經中，不但定慧齊運，而且禪教同歸，果能熟讀此經，實踐楞嚴大定，非特將見自己性覺妙明本心，且必會體認到外在山河大地，無非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到此就可直下取證楞嚴圓照三昧，悟證妙明本心，得此大乘法印。是以古德說此經中，「義海沖深，法流瀰漫，事理俱備，性相混融」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無法而弗圓，無入而非道」，真是「所謂證金剛三昧，超妙嚴之一門」。本經的特勝，不難從此得知，有心探究佛法者，怎麼能忽視此經？

《楞嚴》是真常系的重要經典，而文字又那樣流暢雅潔，固然不錯，畢竟誠如圓香居士所說：「但到今日，也成爲艱深難解的古文」，使諸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青年，雖有意於了解佛法，不特深廣的義理難以突破，就是文字的一關亦難通過，因而不知多少知識階級，徘徊佛法門外。民初有心佛法的大德，曾發出將佛經譯爲語體文的呼聲，不但不見有人做此工作，而反對之聲亦不絕於耳，這一呼聲終於逐漸沈寂。現寶島知識羣，愛好佛法者日多，譯佛經爲語體文，又爲人們所提起，圓香居士感於「的確有此必要」，毅然發心由己做起，特選《楞嚴》譯爲語體文，期諸知識分子，從此有個入處。居士有「良好的新文學素養」，譯筆極爲流暢典雅，這從此譯在《獅刊》發表以來，受到各方的重視，得到僧俗的讚美，是爲一大證明。

承圓香居士不以我的不文，來函要我爲語譯《楞嚴》寫篇短序。我對《楞嚴》雖沒有研究，但對譯文非常的欣賞，認爲語譯《楞嚴》，如能廣爲流傳，相信必會如一燈燃百千燈，不但使諸冥者皆明，而且其明終無有盡，使諸愛好佛法者，皆從此得法

益，故樂略贅數言於前，願愛好佛法者人各一冊。

佛曆二五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序於新加坡佛學院善住室

序二

玄奘大師於十三歲出家，就學於慧景、道基、寶遷、寶深、道岳、法常、僧辯等法師。先學《涅槃經》，而後次第學《攝論》、《毘曇》、《發智》、《成實》、《俱舍》等經論。奘公對以上一代經師論師所詮義理，彼此各異，互相出入，多不一致，迷惑不知所從。若是現代一般講經法師，縱然發現某師與某師之見解有所不同，就憑自己的聰明和辯才，認為某師與己意相投者，加以崇敬讚揚，認為某師與己意不相投者，加以誹謗貶抑。而奘公卻不然，以為東土佛教聖典，是從西域傳入，若要解此迷惑，辨明是非真偽，必須要往西域探本尋源。遂於貞觀三年八月，不顧政府阻難，不畏路途遙遠，不怕毒蛇猛獸，萬里跋涉，終於貞觀七年抵達印度。在途中經過五年的披星戴月，風餐露宿，飽受飢寒，歷盡艱苦。此種求法精神，可謂「驚天地泣鬼神」，是值得後人效法的。

當今一般初學佛者，不但沒有玄奘大師萬里跋涉吃苦耐勞精神，就是玄奘，羅什諸前賢所譯的經論，亦如平民遠望皇宮，徒見其外貌堂之皇之，不能登其堂奧一窺究竟

竟，對宮內所藏稀世珍寶，不能親目所睹，親手觸摩，祇遙望嘆息而已。

圓香居士，出身書香世家，幼年皈依三寶，惟少入黃埔軍校，置身營伍，不近佛門，達十數年。是故，自軍中退役後，修學益勤，求法倍切，乃於五十一年，復禮安公老和尚爲親教師，親近以至安公圓寂，和尚甚爲器重。五十六年初，與范亞琳居士結縉，成菩提眷屬，現有二子一女，皆爲三寶弟子，是佛化家庭。平時爲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公餘研究佛學，並誠禮誦，熱心弘護，經常爲各佛教刊物，撰寫弘法論文。

五年前，撰寫《聖僧玄奘大師傳》，尤爲緇素所愛讀，一般大專學生，因讀該傳對玄奘大師的人格，求法精神，倍加崇敬。六十五年冬，主編《獅子吼》月刊。安公老和尚圓寂後，又兼編《道安長老紀念集》，及二百餘萬言之《道安法師遺集》，而每月仍常爲各佛刊撰稿，爲海內外佛教界知名之士。六十八年，爲介紹佛經於現代知識界，特發願將《大佛頂首楞嚴經》，譯爲現代語體文。

《楞嚴經》，在古人注疏中，有《楞嚴經文句》、《楞嚴經正脈》、《楞嚴經圓通疏》、《楞嚴經秘錄》等數十種之多。古人的注疏，分科判教，把一部經文分割得四分五裂，令人讀起來如入迷魂陣，越讀越迷糊。圓香居士親身體驗，從事新方法，

以開門見山的方式，不拐彎抹角，運用流暢的文筆，保持經文原義，不取文藝小說、故事、問答、辯論等體裁，在《獅子吼》月刊分期連載之後，訂閱《獅刊》者與日俱增，原因是圓香居士的「語譯楞嚴經」甚為讀者所喜愛。

對一般欲學佛而未學佛的青年男女，或對佛學尚無信仰心，對佛教經論未發生興趣，以此方法，如對一個無咀嚼能力的嬰兒，依賴乳母口嚼食物而活命，待嬰兒成長之後，能自食常人一樣的食物。初學佛亦如是，以此顯明易讀的經論，誘導入門，未信者生信，既生信心而後作深入的研究，能自讀玄奘，羅什諸前賢所譯原本經論，方不辜負撰寫「語譯楞嚴經」之苦心。今重新付梓，聊贅數語，以示隨喜耳。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壬戌元旦於松山寺

序三

聖嚴

在中國佛教的譯經史上，由梵文譯成漢文的佛經雖多，受到永久而普遍書寫、註釋、讀誦遵行的，也僅《華嚴》、《法華》、《維摩》、《圓覺》、《楞伽》、《彌陀》、《金剛》、《楞嚴》等諸經。其中尤以《楞嚴經》的流布最廣，單從《正續藏經》所收《楞嚴經》的註釋書，自宋至清，共有五十四種，一百五十三卷，民國以來七十年之間的諸家《楞嚴》著作，尙不包括在內。

由於《開元釋教錄》與《續古今譯經圖紀》對《楞嚴經》的翻譯者，所述略有出入，致爲少數考據家所議論，然其既爲《開元釋教錄》所收，至少在第八世紀初的唐玄宗時代之前，已在中國流行。這是一部思辨性的哲學書，也是一部鼓吹實踐生活的宗教書。這是一部具有論書形態的經典，也是一部富於文學價值的佛經。思惟綿密，文筆優美，以致博學深思之士以及篤履實踐之人，接觸到《楞嚴經》後，往往不能釋卷。其內容包舉極廣，禪、淨、律、密、無不周備，故受以華嚴宗六祖，長水子璿爲首的性宗諸家，共遵爲無上寶典。在禪宗的地位也很高，初祖達摩大師推舉《楞伽》

，六祖慧能大師，則以聞《金剛經》句而大悟。及於明清以還，闡揚《楞嚴》勝義者，不少是禪門大德。

從《楞嚴經》的內容考察，如來藏妙真如性與客塵煩惱之說，乃與《楞伽經》及《起信論》相呼應；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之說，則與《法華經》的《普門品》類同；五十七位的菩薩階次，與《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說的五十二位菩薩有關；另外亦與《大品般若經》、《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瑜伽師地論》等的部份觀點有關，又與密教灌頂部的《金剛大道場經》之少分有關。正因本經兼備衆多經論的特長，所以成了性宗代表式的佛典。

本經與其視為說理的，不如當作修證的典籍更為確切，它的內容包括修行心理的分析、修行方法及其條件的介紹、修證現象的指點，修行過程中聖境與魔境的揭曉。如此週詳的內容，在其他經中，確實難見。

本經的文字雖極優美，但其已是一千二百七十年前的古文，尤以用字精簡、結構謹嚴，不惟一般人不易讀懂，即使已有古文學修養的人，也得再三研讀並且加以實際修行之後，始能窺其堂奧。縱然如此，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程度不一，所見的深淺

出入亦異，因此諸家學者，競相撰著疏解，各自貢獻出他們的智慧，以助後人對於本經的深入了解，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大自在。

文字隨著語言，歷代均有變化，現代人即有了佛經口語化的要求。有些中國人，看不懂漢文的佛經，反而在歐美語文的譯本之中接觸到佛典，接受了佛法。我本人也覺得看日文標點及日文譯本的佛典，要比看漢文原典來得省力。這是因為已經過翻譯者的理解，用現代人的角度，口語化及定義化了的緣故。民國六十七年美國佛教會的譯經院，由新竹遷至北投，並由我繼任院長之職，亦發現譯員們將漢文佛經選譯成英文之前，花在對經文之理解上的時間，遠過於譯成英文的工作。當時從事翻譯的三位譯員，分別選定的經典中，即是《楞嚴》、《楞伽》、《圓覺》等三部經。這三部都是富於哲理又是極其著重修證經驗的經典，所以譯員們除了中英語文及佛學的造詣之外，也要求他們在禪定的修持方面下些功夫。

可見，向歐美介紹佛教，固須將佛典譯成歐美語文，向現代人宏揚佛法，也有將佛經語體化的必要，而其翻譯者應具備語文的能力及修持的經驗。正因如此，雖有譯經的迫切需要，其人才卻不易求得了。

當我見到劉公國香居士，於《獅子吼》月刊連續刊出「語譯楞嚴經」的譯稿後，讀之有無限的欣慰歡喜。他不同於一般人所做的註解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原譯與語譯，祇有文體的分別，並沒有內容的差異。」他能做到，使得「一般知識份子和同道，但讀語譯經文，已可瞭解本經義趣」。可知劉公是在對於經文經義有了深切的瞭解之後，著筆為文，他的語譯文字又能不失原譯的優美，除了他本人的文學才華之外，也得力於他的誠敬的翻譯態度，他說：「每當握筆時，必須先念佛以求淨心，然後翻開經本，求佛加被，啓我智慧。」的確，這是大覺佛陀為悟衆生而說的經典，充滿了智慧，故唯智者能登其堂奧，若不求佛力加被，僅以世智是無法全盤瞭解的。

這是劉公語譯經典的第一部，盼望有更多部的語譯經典問世，也盼有更多的大德從事這項工作，集衆人之力而完成全部大藏的語譯，或先作計劃性的逐類輯譯。比如日本的中央公論社集合十六位學者，語譯了成套的「大乘佛典」，精裝成十五冊。凡事開頭難，今有國香居士起步在前，有志者，亦可參考他的七點語譯原則，共同為此佛典語譯的大業努力。

自序

佛法傳入我國，究竟始自何時，雖難定論，但有信史可考的，自東漢明帝時代至今，已歷二千餘年。佛教經典，原來都是印度古老的梵文，經歷代高僧大德譯成華言的，多達一萬五千卷以上，合經、律、論，稱之爲三藏聖典，總名爲《大藏經》。單論量，已可與我國《四庫全書》比高低，這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絕後的大事業、大成就，對我國歷史文化的偉大貢獻，至今尚沒有可與比倫的。

由於佛經的大量翻譯、吸收、融會、發揚，使我國固有文化注入了新養分，開創了新境界，終而大放異彩，光芒萬丈，照徹古今；影響所及，雖時至今日，在歐風美雨、科技文明襲擊之下，國人仍皆知有因果道理、善惡報應觀念等等，無論在心理上，生活言行上，都或多或少，受佛法的規範，至於正信的三寶弟子，就更不在話下了。

我國的譯經事業，以隋唐時代爲最盛，這期間人才輩出，譯出的卷帙繁多，最爲一般人熟知的，如梵僧鳩摩羅什、唐僧玄奘二位大師，前者稍重意譯，文筆典雅，後

者略偏直譯，多見梵文原貌，各具殊勝，互相輝映。至宋、元、明，佛經的翻譯，已近尾聲，成就較少，在這段悠長的歲月裏，以畢生精力，從事於譯經事業的中外法師，據統計，確有史實可考的，有二百六十多位，而無史可證，不為人知者，不知還有多少。至於經典的傳入我國，不論是梵僧負經而來，或我國高僧西行求取，皆要歷盡千辛萬苦，冒險犯難，死裏求生，然後方能達到目的，故古有「去人成百歸無十」的詠嘆，我們今日幸有緣奉讀大覺經文，能不以感恩的虔誠，恭敬珍重麼？

我國佛經的翻譯，初期多為西來弘法的外國比丘，雖精梵語，卻不一定都善華言，大多為口傳筆授，因語言的障礙，詞不達意，自是難免。就是翻譯極盛時期，儘多華梵並通的高僧大德，也大都完稿於隋唐以前，文筆縱已極近當時的一般口語，但到了千多年後的今天，也成了艱深難解的古文；且文體結構，用句遣詞，都與現代語體文有所差異，所以一般知識分子，雖多知佛學義趣深遠，經論浩瀚，也祇有望三藏而興嘆，無法閱讀。近年以來，希望將佛經再譯為語體文的呼聲，越來越多，要求越來越切。事實上，也已的確有此必要了。惟這是一件大事，非比尋常，不能草率，第一是語譯人才的難求，這不但要具備深厚的國學基礎，良好的新文學素養，尤其難得的

是要對佛教教義，有較高深的造詣，並略具修持體驗；第二是要有龐大的經費，完善
的譯經場所，古代的譯場，是由國家支持設立，羅致國內外最優秀的人才，專心以赴
，一切經費，皆由國庫支付。譯場有嚴謹的組織，翻譯有一定的程序，非常鄭重。除
行政組織無從查考外，直接參與翻譯的，就有譯主、筆授、綴文、譯語（傳語）、證
梵本、證梵義、證禪義、潤文、證義、梵唄、校勘、監護使等職務，分工合作，極其
謹嚴，一經的翻譯，須經過以上十二種程序，方能完稿。至於參與譯場人選的資格，
要求也非常嚴格，有所謂八備十條。八備是：一、誠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將踐勝
場，先牢戒足；三、文詮三藏，義貫五乘；四、傍涉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沈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銜；七、要識
梵言，不墜彼學；八、傳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十條是：一、句韻，二、問
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九、字部，
十、字聲。由此可以窺知古代譯經場的大略，也可見國家的重視。

由於時代的變遷，政治體制的更改，我國現在，已是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國，
各宗教的地位，一律平等，國庫不可能再以龐大的經費，特別支持佛教經典的語譯，

祇能寄望於熱心弘化事業的大富長者，有力護法，共同推動這一偉大的佛教文化事業；然似亦爲時尚早，因注意及此的，尙未多見，且堅持佛經不可改譯爲語體文的，又大有人在。況「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稍違原義，將遺害無窮，難免無間苦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嘗試的，也不敢輕於嘗試。但事實上，卻又如箭已上弦，勢在必發；自民國初年以來，以倡導白話文爲詞，高唱打倒孔家店，要將線裝書丟進茅坑，以致矯枉過正。少數陰謀分子，乃趁機推波助瀾，欲一舉毀棄我歷史文化，青年學子天真，羣起附和，致使國文程度，普遍急遽下降，到了今天，能閱讀文言的文史典籍，已經不多，相信再下一代，不但我國的古文典籍，將成爲歷史博物陳列館，供人觀賞的「國寶」，浩瀚的三藏聖典，也必成供諸高閣的無字天書。每一想到這些，不禁憂心如焚，深愧福薄慧淺，無能爲力。我也會妄想，希望有大富長者，發菩薩心，於山明水秀的清幽之地，建立譯經院，參照古代譯場遺規，徵選有道而通經教的緇素大德，先選一般流通經本，作示範語譯，同時招考有弘化大願的大專畢業優秀青年，刻意培植，以三至五年的古文造就，並加以修持的訓練，培養其宗教情操，堅定其普度衆生的菩薩願行，然後依藏經目錄，分門別類，訂立進度，循序翻譯，以完成新譯全藏。

爲目的。若此，即使經費一項，就非數億元莫辦。我雖有過全盤的構想，但不過是個人的幻想而已。

幻想無補於實際，不若盡一己所能，做多少算多少，與其焦急地等待衆緣和合，倒不如獨自摸索著向前舉步。我堅信：祇要發心誠正，於衆生有益，縱墮地獄，又有何妨，菩薩行者，原就該如此；況語譯經論，關係衆生慧命，龍天必然護持，諸佛菩薩一定歡喜加被，或不使發生乖違，未必一定會招致無間苦報。依此信念，乃不顧學淺慧劣，決定大膽嘗試，首先選擇了《大佛頂首楞嚴經》。

我在二十年前，第一次誦讀本經的時候，雖不甚了了，但感到特別親切，譯文的典雅簡潔，固然是使我喜歡的因素之一，主要還是覺得內容與自己的心性相契，每端身正坐，恭敬諷誦，常有置身楞嚴會上，親見親聞之感，深覺本經與《金剛經》，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是教人從事修下手，自可親證般若，一是使人從理悟入，澈見本源。所以在本經中，對宇宙的奧秘，世界的成因，衆生的輪替，人生的真象，以及真、妄、邪、正等等，無不一一剖析，分別指陳，爲現代的所謂哲學家夢想之所不能及。因此，總想將本經介紹於學術界，希望知識分子，人人有緣讀到本經，但當初沒有想

到要譯爲現代語體文。

十年前，美國佛教會在新竹福嚴精舍成立譯經院，要將佛經譯成英文，原定主持譯經院者，乃顧法嚴（世淦）道長，他的構想是譯經院應分設英譯與語譯二部，欲先將經典譯成語體文，再依語體文譯爲英文，並想邀我主持語譯，後以因緣不契，此議即作罷論。但自那時起，我就有將《楞嚴經》譯爲語體文的意念，雖然一晃已是十多年，但這個意念時刻在心中浮現，及至六十八年十一月初，才決心正式佛前發願，恭敬著筆，開始翻譯。

個人獨自譯經，當然倍加艱難，既沒有善知識在前，可資隨時請教，也沒有善友共處，可以互相研討，所以有時整天祇能譯三數行，甚至難譯一字，比自己寫文章，難得太多，況又俗務牽纏，不能專誠以赴，每當握筆前，必須先念佛以求淨心，然後翻開經本，求佛加被，啓我智慧，莫使乖違。也許是精誠所至，心境日趨明朗，全經要義，好像瞭然胸次，有時竟恍如躬逢楞嚴勝會，下筆無滯，如作紀錄一般，由是更堅信發心至誠，必獲諸佛菩薩冥中加被。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已譯成三萬餘字，欲公諸大眾，求教十方高賢，決定在《獅

刊》連載，但除了蒙趙亮杰大師兄，指正一處錯誤外，大多是謬讚與鼓勵，尤以前幾期，接獲的函電最多，並使《獅刊》增加少數新的訂戶，內心雖感欣喜，證實這項工作，確係順應時代要求，不是畫蛇添足，同時也稍感失望，肯慈悲指正的太少了。另外也有些歉意，那就是有幾位道長，建議改採文言白話對照的方式，也就是一段原譯經文之後，先加註釋，然後附一段語譯。我以為這樣做，主要在幫助讀者對文句的瞭解；這樣反復閱讀或諷誦，卻不易對全經的義理，獲得融會貫通的領悟。欲求文句字義的瞭解，古今講義、講話之類的撰述，已經不少，又何必再多此一譯？我想這是個觀念的問題，當知語譯的經文，應與原譯一樣是經，這與註疏、講義之類不同，不應視為原譯的附屬文字，亦如古代一經有多種譯本一樣，原譯與語譯，祇有文體的分別，並沒有內容的差異，這是我個人的觀念，也是原則的確定；所以我不同意作對照的排列，一般知識分子和同道，但讀語譯經文，已可瞭解本經義趣，如作深究，或對語譯有所懷疑，自會去查考原譯，甚至追尋梵本，因此，我覺得也沒有對照排列的必要。另外我對語譯的幾點原則，也在此順便一提，以供有心語譯的同道參考：第一是經中序分及正文中，凡是複誦人阿難尊者，對當時法會上情境的描述文字，不妨設身當

境，全心揣摩，稍為自由舒發；第二是古德所訂的五不翻原則，除特殊而有成例者外，仍應遵守；第三是佛陀與法衆對話的語態及用詞，於活潑中，應力求莊嚴，以符合其身分；第四是不強作註解式的增添，必須文氣一貫；第五是經中偈頌，能不語譯即不譯，因偈頌大多已經很口語化，且係長行的濃縮；第六是譯正文不能妄雜任何私意，或妄加評論之詞；第七是不拘於逐字對譯，有時祇譯義不譯文，也就是直譯與意譯交相運用。這七點原則，雖不完善，要做到恰好，也是不太容易的。

本經以說理為主，論事為輔，閱讀本經，就如讀一篇高級「哲學」辯論大會的紀錄，討論的全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有濃厚的學術氣氛。古德說：「開悟楞嚴」，閱讀本經，確可以增智慧、除煩惱，最後佛陀在結論中，列舉墮地獄的十因六報及十二類衆生輪替的因緣，以及五十種魔境的相狀，尤為學道修行者，不可不讀，若能細讀《楞嚴經》，現在一些裝神弄鬼之徒，就欺瞞你不得了，這也是我首先選譯本經的動機之一。

本經原譯六萬餘言，語譯文達十八萬餘字，自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初，正式著筆，至七十年六月底止，費時整整二十個月，五百餘天，平均每天譯文，不到三百字，

可見語譯的艱難。回憶寫《聖僧玄奘大師傳》，有日成萬餘字的紀錄，平素寫二三千字的短文，大多無所謂草稿，這是自小養成的習慣。譯經就完全不同，沒有絲毫自由揮灑的餘地，必須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如履薄冰，深恐稍違經義，故刪了再改，改了又刪，在《獅刊》連載以後，再增刪改易的，仍然不少，我不敢說已經完全無誤，當仍有待諸方高賢的指正。

本來想在每節之末，另加名詞註釋，實因沒有時間。祇好留待他日，這是很抱歉的。將經文譯成現在語體文，這是首次嘗試，是否適合時代要求，為現代求法者所接受，本譯稿的出版，當將可得到部份答案。

本譯稿能提前出版，實蒙諸多縉紳大德的鼓勵與支持，吳毅老垂昆長者，最為熱心，早在數月前，即先惠賜千元，表示資助，十月間，旅菲弘化，現任宿霧普賢中學校長唯慈法師，回國參加國慶大典，趨前禮座之時，蒙慈悲謬獎外，又賜二萬元助印。隨後助印的縉紳大德師友，接二連三，未便一一列舉芳名，誠令感愧交集，惟有謹刊芳名於經後，藉彰功德而誌謝忱。

復蒙白聖、印順、南亭三長老，慈賜題詞，李炳南、李鶴年、吳垂昆、傅清石諸

長者、惠賜題韻，演培、靈根、聖嚴諸法師，於百忙中賜序，此諸隆情厚愛，實令萬分感激，豈是一謝字可以了得。以後惟有倍加精進，努力修學，以圖報三寶深恩，諸德厚愛於萬一。

中華民國七十年除夕於無漏室

開悟楞嚴

「開悟楞嚴，成佛法華。」這兩句話，在佛門流傳頗為普遍，《楞嚴》的全名為《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簡稱《楞嚴經》，或《大佛頂經》。共有十卷，為中印度沙門般刺蜜諦主譯，首由北印彌伽釋迦將梵音譯成華言，初定詞句，再由華梵兼通的沙門懷迪審定，最後經時在謫貶中的宰輔房融精心潤色，所以本經用詞的典雅，文法的謹嚴，尊為諸經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閱讀本經，好像讀一篇高深哲理的辯論紀錄，討論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有濃厚的學術氣氛。「開悟楞嚴」確非虛言，若能細心研讀，真可增長智慧，減少煩惱，迷眞逐妄的凡夫，只要讀完佛陀與阿難尊者的一大論辯，就應眞妄分明了。

我覺得初機學人，不必先急著去看古德解經的玄談，如名、體、宗、用、相的五重玄義及疏鈔之類，這些大都牽涉深廣，不是初學能夠融會，不如先老實就一經理解

一經，用平常的讀書心態，依經文去求瞭解，文字及名相的障礙，可借助於詞典去突破。

佛陀說法，不但層次分明，所用的言詞譬喻，也多很平實通俗。只要很用心閱讀，大都是可以理解的，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樣玄妙、深奧；我們感到玄妙的，多是在佛菩薩的自證境界上。這種自證境界，本來不是言語文字可能表達的，佛陀爲了誘導衆生同登覺路，又不得不方便描述；佛無妄語，對於這些，我們只能信，若想明瞭真相，除非依佛陀的教示去修習，別無他法。所以我們讀經，最重要的是如理思惟。最要注意的是佛陀開示的修證方法。

《楞嚴》是一部說理詳細，講修證方法明確的大經，起因於阿難的受魔咒所惑，幾乎到了破戒的最後關頭，幸而佛陀遙知，及時命文殊持楞嚴咒往救，方得脫身。他回到佛陀座下，涕淚交流，深自悔責，恨一向只求多聞，不務實修，以致道力不足，爲魔咒所惑，因此懇求佛陀開示成佛的修持法門。由於這段因緣，我們生在末法時代，才幸有這部《楞嚴經》可讀。

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